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龙虎榜

儿子与情人
(下)



远方出版社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儿子与情人

(下)

[英]D·H·劳伦斯

林 峰 译



“你能上床去吗，妈妈？”

“能，我就去。”

“睡安妮的床吧，别跟他睡。”

“不，我要睡在自己的床上。”

她站起身，保罗灭掉煤气灯，拿着蜡烛，扶她上楼去。在楼梯口他亲热地吻了她一下。

“晚安，妈妈。”

“晚安。”她说。

他万分痛苦地把头埋在枕头里。然而，在内心深处却异常平静，因为他母亲才是他最爱的人，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的平静。

第二天父亲努力想要和解，但这使他感到简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每个人都尽力现出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第九章 爱意惶惑

保罗对自己甚至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满意。最深沉的爱属于他母亲。每当他感到自己伤害了母亲，或损伤了他对她的爱，他就不能忍受。已经是春天了，他和米丽亚姆之间冲突更激烈了。这一年来，他老是和她对着干。她对此也隐约有所察觉。每当她祈祷时，那种自己注定要成为这场恋爱的牺牲品的一贯的感觉就会使她百感交集。她打心底里就不认为自己会拥有他。首先她就不认为自己，她怀疑自己是否能成为一个保罗所要求的那样的人，她也不会设想自己能跟他幸福地一辈子。她看到的前途就是悲剧，忧伤和牺牲。能够做出牺牲，她为此感到骄傲；能够克制自己，证明她坚强，因为她不认为自己能承受生活的重负。她准备着对付悲剧之类的大事和难事。她不能囿于日常琐事之中。

复活节假期欢乐地开始了，保罗还是那个坦率的保罗。然而她却总觉得什么事不对劲。星期四下午，她站在卧室窗前，眺望着对面树林和那片橡树。在午后的明媚的阳光下，枝桠间透着斑斑驳驳的微光。窗前悬挂着一丛丛的浅绿色冬树叶。她想或许有的已经发芽了吧。既会令人欢喜又令人忧愁的春天来了。

254 大门咯吱一响，她不安地站在那儿。天气阴沉着。保罗推着锃亮的自行车进了院子。平时，他总是摁着车铃走向屋子。今天，他走进来时，却双唇紧闭，神情是冷酷、懒散而带有嘲讽的。她现在已对他了如指掌，从他那敏锐、高傲的外表，就能推测出他的内心。他不



经意地把车停在老地方，米丽亚姆看着不禁心里一沉。

她紧张地下了楼，身穿一件她认为比较适合她的新网眼罩衫。高高的皱领子，使她联想到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并且暗自认为自己看上去一定漂亮而又矜持。二十岁的她已经发育得胸部丰满，体态婀娜。可她的脸却仍象戴着个柔软多彩的面具，一成不变。不过一旦她抬起眼帘，那简直美妙绝伦。她有些害怕，怕他会注意到她的新罩衫。

他语气尖刻绘声绘色地向她家人描述美以美教会守旧派一个著名的传教士在教堂里做礼民拜的情形。他坐在餐桌的一头，脸上表情丰富多变，学着那个他嘲讽的对象的模样。两只漂亮迷人的眼睛一会儿闪着柔和的光，一会儿又神采飞扬。他的嘲弄伤害了她：因为模仿得太逼真了。他既敏锐又残酷。每当他眼睛这样冷，这样充满嘲讽的恨意，她就清楚他一定不会放过任何人，甚至包括她。可是雷渥斯太太却笑得直擦眼泪。刚从星期日午睡中醒来的雷渥斯先生，也乐得直摸脑袋，三个兄弟只穿着衬衫坐在那儿，脸上还睡意朦胧，听得也不时地哈哈大笑，全家人都十分欣赏他这种模仿和嘲弄他人的“表演”。

儿子与情人

保罗毫不理会米丽亚姆，过了一会儿，她看到他注意到了她的新罩衫。从他脸上，她看到了画家的赞赏，但却没有赢得一点热情的赞扬。她有点紧张，连从架子上拿杯子都快拿不下来。

屋里的男人们都出去挤牛奶了。米丽亚姆这时壮着胆独自跟他打了声招呼。

“你来晚了。”她说。

“是吗？”他答道。

两人都不吭声。

“路好走吗？”她问。

“我没在意。”



她继续飞快地摆着餐具，摆完之后——

“茶还得沏几分钟，你要不要来看看水仙花？”她问。

他站起身来，一言不发。他俩走进了后花园，站在含苞欲放的西洋李树下，群山和天空晴朗而略带寒意。一切看上去都好像被洗过一般，显得格外刺眼，米丽亚姆看了保罗一眼，只见他面色苍白，表情冷淡。在她看来，她深爱的那双眼眉会看上去如此让人伤心，这对她太残忍了。

“风尘仆仆的，累了吧？”她问，她觉察到他隐隐有点倦意。

“不，我还没觉得。”他回答道。

“路一定很难走——树林里风呼呼直响。”

“看看云，你就清楚这是西南风，到这儿来是顺风。”

“你清楚，我不骑车，因此我也不清楚。”她低声说。

“知不知道这个跟骑车毫无关系？”他说。

米丽亚姆认为他的讥讽毫无必要。他俩默默地往前走着，有一堵荆棘树篱围绕着屋后的那片长满野草的草坪，树篱下的水仙花正从线绿色的叶丛中探出头来。绿色的花瓣，略透着寒意，不过还是开了几朵，金黄色的花朵摇曳多姿，灿烂生辉。米丽亚姆跪在一簇水仙花前，捧起一朵野花似的水仙，低下头去，用嘴唇、脸颊和额头接触着金黄色的花瓣。他站在旁边，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她。她把花一朵一朵地转向保罗。一边两手仍不停地抚弄着这些花。

“这些花很漂亮，是吗？”她喃喃地说。

“挺美！只是花开得有点密了——不过，还算漂亮！”

尽管保罗对她的赞赏横加挑剔，她还是低下头看花。他看着她蹲下身子，用热情的吮吸吮着花朵。

256 “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他烦躁地说。

“我就是喜欢抚爱花朵。”她不高兴地回答。

“难道你喜欢什么东西就一定得紧紧抓在手里，好像要把它们



的心掏出来不可吗？为什么你不能多克制一点，或者保守一点呢？”

她痛苦地抬起头来看着保罗，然后又慢慢用唇去碰这一朵朵摇曳生姿的花儿。她闻着花的芳香，觉得这要比保罗友好。这种感觉使她想痛哭一场。

“你能把什么东西都哄骗得灵魂出窍。”他说，“我决不会这样。我总是直来直去。”

他冲口而出。这些话是无意识地说出来的。她望着他。他的身子仿佛象一把坚硬挺直毫不容情的匕首直指着她。

“你总是在乞求爱，”他说，“仿佛你是爱情的乞丐，甚至对花朵，你也这般乞求……”

米丽亚姆有节奏地用嘴一下一下地抚弄着花朵，闻着花的芳香，幽幽花香扑鼻而来，她不禁浑身颤抖起来。

“你不想去爱——你只是没完没了地，反常地渴望别人来爱你，你不主动，而是消极等待，你吸啊吸，似乎你内心某个角落有什么缺憾必须用爱来填充自己似的。”

他刻薄狠毒的话让她震惊了，再也无法忍受了。他根本就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由于热情遭到打击，他那烦恼痛苦的心灵激情仿佛无法自制。因此，这一番话就象闪电火花似的冒了出来。她不明白他说的是什麼，只有在他对她的刻薄和厌恶下，蜷缩着身子坐在那里。她似乎糊涂了，只是默默地思索着思索着。

用过茶点后，他和艾德加兄弟们呆在一起，不再搭理米丽亚姆。她呢，对这个盼望已久的节日感到极度的失望，只好等着他。到了后来，他总算是让了步，来到她身边，她决心要弄清楚他心情变化的缘故，她认为这只是因为心情不好罢了。

“我们去林子里走一程好吗？”她问他。她清楚他从不拒绝一个直接了当的要求。

他们来到狩猎区，半路上他们路过了一个陷阱，是用小枫树枝



编的马蹄形树篱盖着，里面放着兔子内脏作为诱饵。保罗皱着眉看了一眼，她注意到了他的眼神。

“很可怕，是不是？”她问。

“我不清楚！难道这比黄鼠狼叼住兔子的喉咙更可怕么？是逮一只黄鼠狼呢，还是让许多兔子遭殃？二者必居其一！”

他对生命的痛苦大发感慨，米丽亚姆为他感到难过。

“咱们回去，”他说，“我不想再在外面走了。”

他们经过丁香树，上面古铜色的叶芽就要绽开，有一堆方形的干草堆在那儿，像个棕色的石头柱子，这是上次割草时留下的小草垛。

“我们在这坐一会巴。”米丽亚姆说。

他勉强坐了下来，背靠着干草堆。他俩面对着晚霞有如圆形的戏台的群山，远处一排排小小的白色农舍。牧场泛着金光，树林阴暗，时而亮光闪烁，清楚地看到层层叠叠的树顶渐渐远去，傍晚时分，天朗气清，远方天际有一抹霞光，霞光下的大地多彩而寂静。

“这景色是不是很好啊？”她追问他。

他只是皱着眉头，其实他倒希望景色难看些。

这时，一只高大猛犬跑了过来，两只爪子搭在保罗的肩头，张嘴舔着他的脸，他大笑着往后退，比尔对他是一大安慰。他把狗推到一边，可它又扑了上来。

“走开，”小伙子说，“不然就揍你。”

但是狗推不开，保罗就跟这畜牲打闹起来，把可怜的比尔推到一边，它却更挣扎着往回扑，高兴地撒起野来，两个撕打成一团。他勉强笑着，狗也张牙舞爪。米丽亚姆看着他们，有些可怜保罗来，他如此迫切地渴望得到爱，渴望得到温存，他跟狗厮打玩闹，其实就是爱。比尔跳起身，高兴得气喘吁吁，褐色的眼珠直转个不停，蹒跚地又靠近过来。它很喜欢保罗，保罗却皱着眉。



“比尔，你闹够了。”他说。

这只狗却用有力的爪子站了起来，颤抖着欢天喜地地扑在他的大腿上，冲着他伸着红舌头。他往后退着。

“别，”他说，“——别，我已经闹够了。”

没多久，狗就夹着尾巴一溜烟地跑了，去别的地方寻乐子了。

他依旧感伤地凝望着对面的群山，依旧在怨恨着群山的美丽，他想去找艾德加骑车玩，然而他不敢丢下米丽亚姆。

“你为什么伤心啊？”她谦卑地问。

“我没有伤心，我为什么伤心？”他回答道，“我很正常。”

她很疑惑他心里不痛快而嘴上总说自己正常的原因。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她好声好气地恳求他。

“没事！”

“不对！”她低声说。

他拾起一根树枝，在地上刺着。

“假如你不说话，那再好不过了。”他说。

“但我希望清楚……”她回答。

他报复似的狂笑起来。

“你总是这样，”他说。

“这对我可不公平。”她低声说。

他用这根尖尖的树枝在地上戳着、刺着，挖起了一小堆土，好像他满肚子的烦躁苦恼无处发泄。她温柔而坚定地握住他的手腕。

“别这样！”她说，“扔掉吧。”

他才把枝条扔进了醋栗丛中，然后斜躺下来。现在，他的情绪总算平静了一点。

“什么事？”她温柔地追问。

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只有饱含痛苦的双眼还在转着。



“你清楚，”最后他消沉地说，“你清楚……我们还是分手的好。”

这正是她所害怕的。立刻，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灰暗无光了。

“为什么？”她喃喃地说，“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我只是看清了我们自己的处境。这样下去，没有好处……”

她耐着性子默默地等着，十分伤心，跟他在一起不耐烦可是没什么好处，无论如何，现在他会告诉她是什么让他苦恼。

“我们说定了保持友谊，”他声调沉重而呆板地说，“我们不也一直说定保持友谊吗！并且——我们的关系既没止于友谊，又毫无进展。”

他又沉默了，而她内心琢磨着，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他是如此的消沉。他肯定有些不愿吐露的事，她一定得耐心地对待他。

“我只能给你友谊——这是我惟一能够做到的——我的性格有点缺陷。事情发展到了一个极端——我讨厌这种不稳定的关系。我们还是分手。”

他的最后几句话含有激愤的情绪。她的意思是她爱他甚于他爱她。可能他不能爱她，可能她内心没有他所需要的东西。她灵魂深处最隐密的行为动机就是自我怀疑。她的行为动机埋藏得很深。她既不敢去认识，也不敢去承认。可能她的内心确实存在缺陷。这象极为强烈的羞耻感那样，使她总往后退缩，假如他真是这样，那么她没有他也行。她宁愿控制自己，不去想他。她现在只是在观望事情的发展。

“可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问。

260 “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才发泄出来了。到复活节时总是这样。”

他如此绝望地求饶，她不禁同情起他来。至少他从没这样可怜



兮兮地语无伦次过，毕竟，这回主要还是他丢了面子。

“你到底要怎样？”她问他。

“哦——我绝不能来得太频繁——就这些。我为什么要独占你呢，我又不是……你看，和你比起来，我有点缺陷……”

他在告诉她，他不爱她，因此应该让她有机会认识别人，他简直太愚蠢，太糊涂，太盲目！对她来说，其他男人是什么呀！根本算不了什么！而他，哼！她爱他的灵魂，他有缺陷吗？可能是的。

“可我不明白，”她声音吵哑地说，“昨天……”

黑夜暮渐渐降临，对他来说，夜变得喧闹而可恨。她则痛苦地低着头。

“我清楚，”他叫起来，“你绝不会，你绝不会认为我会象只云雀那样飞翔，我也不会肉体上……”

“什么？”她喃喃地说。这下她有点害怕了。

“爱你。”

她这时候恨极了他，因为他让她痛苦。爱她！她清楚他爱她。他确实属于她。至于什么在身体上、肉体上不爱她，不过是胡说八道，因为他清楚她爱他。他愚蠢得象个孩子，他属于她，他的灵魂需要她，她猜测可能什么人在影响他。她觉得受了外来影响，态度生硬蛮横。

“你的家人说了什么？”她问。

“这和那无关！”他回答。

然而，很清楚和那有关系。她看不起他家人的那种俗气。他们不懂事物的真正价值。

这天晚上，他俩再没谈什么。他还是丢下她和艾德加骑车去了。

261

他只是回到了母亲身边，母爱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每当他就这么左思右想时，米丽亚姆就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她只是一种



模糊而虚幻感觉。这世上,别人都无关紧要。只有一块地方牢不可摧,也不会变得虚无缥缈,那就是他母亲在他心中的地位。在他眼中,其余的人都逐渐模糊,甚至完全消失,但她不会。母亲仿佛是他的主心骨,生命的支柱,让他无法逃避。

同样,母亲也在等待着他。如今她的生命就寄托在他身上,已往的生活毕竟没能给莫瑞尔太太很多东西,她清楚人们能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而她的机会,将山保罗来证实。他要做个毫无牵挂的男子汉,他要以某种特别的方法改变世界的面貌。不论他去哪儿,她都觉得自己的灵魂在陪伴着他;不论他做什么,她都觉得自己的心灵和他在一起,仿佛随时准备好替他传替工具。他和米丽亚姆在一起时,她就无法忍受。威廉已经死了,她要为留住保罗而斗争。

他回到了她身边。在他内心有一种自我牺牲的满足感,因为他是忠于她的。她最爱的是他,而他,最爱的是她,不过这还不能让他满足,他正年轻,身强力壮,还迫切需要一些别的。这让他苦恼得烦躁不安。她清楚这一点,苦苦地祈求米丽亚姆是他所希望的那种女子,只占有他新萌发的生命力,而把根基留给她。他竭力抵抗着母亲,差点就象抵制米丽亚姆的诱惑一样。

一个星期后,他才去了威利农场。米丽亚姆心里痛苦不堪,生怕再见到他。她现在要忍受他抛弃她的屈辱吗?这不过是表面的和暂时的。他会回来的。她掌握着他的灵魂的钥匙。但是,与此同时,想到他会处处跟她做对来折磨他,她就不由得沮丧不已。

然而,复活节后的星期天,他来吃茶点了,雷渥斯太太看到他很高兴。她猜测可能他碰上什么困难让他烦恼不已。他好像是来到
262 这里寻求慰藉。她对他的态度很好好得几乎有些谦卑。

他在前面的院子里碰到她和几个孩子在一起。

“我很高兴你来了,”这位母亲说,那双富有魅力的棕色的大眼



睛看着他，“天气真好。我正要去野外散散心。这还是今年的头一回呢。”

他感觉到她对他的到来十分高兴，这让他心里感到欣慰，他们边走边聊，他恭敬而有礼。她对他的尊敬差点要让他感激得流泪。他感到自己太软弱。

在草场尽头，他们发现了一个画眉的鸟巢。

“要不要我给你摸几个鸟蛋？”他说。

“要！”雷渥斯太太说，“春天就要到了，一切都充满希望。”

他拨开荆棘，掏出鸟蛋，把它们捧在手掌上。

“它们还是热乎乎的——我想我们把正在卵它们的母亲给吓跑了。”他说。

“唉，可怜的东西！”雷渥斯太太说。

米丽亚姆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抚摸这些蛋，碰碰他的手。她感觉他小心地牢牢地捧着蛋。

“这种温暖真奇怪！”她喃喃说着靠近了他。

“是体温。”他回答。

她看着他把蛋放回去。他身体紧靠着树篱，胳膊慢慢地伸进荆棘丛里，手里小心翼翼地握着鸟蛋。他是如此全神贯注。看到他这副神态，她疼爱极了。他看上去天真而满足，但她却难以接近他。

茶点后，她犹豫不决地站在书架前，他取出一本《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他俩又坐到草垛边的干草上，保罗心不在焉地翻了几页，那条狗又和上次一样跑来跟他嬉戏着。狗把鼻子拱到了他怀里，保罗抚摸着狗的耳朵，然后把它推开了。

“走开，比尔。”他说，“我不想让你过来。”

比尔跑开了。米丽亚姆有些奇怪，心里害怕什么事会发生。小伙子们的沉默仍然叫她担忧。她害怕的倒不是他发火生气，而是害怕他那种沉默的决心。



他稍稍侧了一下脸，让她无法看见，接着，他开始痛苦地一字一句地说：

“你觉不觉得——假如没有来得这么频繁——你可能会喜欢上别人——另外一个男人？”

原来，还是那句话。

“但我不认识别的男人，你为什么这么问？”她用低沉但责备的口气回答。

“哦，”他冲口而出，“因为别人说我没有权利如此频繁地来这儿——假如我们不打算结婚的话……”

米丽亚姆一直讨厌别人干涉他们之间的事。她曾因为父亲笑呵呵地对保罗暗示，说他清楚保罗为什么来的这么勤，而大发脾气。

“谁说的？”她问，想知道是否是自己的家人干涉的这件事。然而，他们与此无关。

“妈妈说的——还有别人，他们说到了这个程度大家都会认为我已经订婚了，我自己应当这样考虑，否则就对你不公平。我一直想弄清楚——我认为我还没有爱你爱到一个男人爱她妻子的程度。对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

米丽亚姆不高兴地低着头。她为这种纠葛而生气。别人不应该干涉他们俩的事。

“我不清楚。”她喃喃地说。

“你觉得我们彼此深爱，到了结婚的程度吗？”他明确地问她。这话让她不禁颤抖起来。

“不。”她坦白地说，“我认为还没有——我们太年轻了。”

“我想或许。”他可怜巴巴地接着说，“你，对事情太认真，寄予我的期望太高——可能超过了我能承受的一切。即便是现在——假如你觉得比较合适的话——我们还是订婚吧。”



米丽亚姆现在真想大哭一场。同时她也很生气。她总象个孩子似的被人任意摆布。

“不，我觉得不行。”她坚决地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清楚。”他说，“与我在一起——我觉得谁都不能够独占我——成为我的一切——我觉得决不会有。”

这点她确实不曾想到。

“是的。”她喃喃地说，停了一下之后，她抬头望着他，黑黑的眼睛突然一亮。

“是你妈妈说的。”她说，“我知道她讨厌。”

“不，不，不是这样。”他急忙说，“这次完全是为了你好她才说的。她只是说，假如我们再继续交往，我就应该认为自己已经是个体婚的人了。”一阵沉默。“如果我以后邀请你到我家，你不会不来的，对吗？”

她没有回答。但此时她已怒不可遏了。

“好吧，那我们该怎么办？”她急切地问：“我想我最好还是扔了法语。虽然我才刚刚摸到了一点门道，但我觉得我可以自学了。”

“我觉得毫无必要。”他说，“我可以继续给你上法语课，没问题。”

“噢——还有星期天的晚上，我要坚持做礼拜的。因为我喜欢它，况且那是我仅有的社交活动。但你不用送我回家，我可以自己走。”

“好的，”他说，样子很吃惊，“但假如让艾德加和我们一起走的话，他们就没话说了。”

又是一阵沉默。其实，她并没有失去太多。接下来的谈话，他们之间没多少分歧。她祈求那些人少管闲事。

“你不会老想着这件事，为它感到烦恼吧？”他问。



“哦，不会。”米丽亚姆回答道，看也不看他一眼。

他一声不吭，她认为他反复无常，没有坚定的目标，也没有指导自己行动规范的固定准则。

“因为，”他继续说，“男人跨上自行车——就去工作了——干各种各样的事。但女人呢，脑子里头老有事。”

“不，我不会因此而烦恼的，”米丽亚姆说，并且她决定这么做。

他们因天冷而走进了屋子。

“保罗的脸色多苍白啊！”雷渥斯太太惊呼道，“米丽亚姆，你不该让他呆在外面。你是不是着凉了，保罗？”

“哦，没有！”他笑着说。

然而，他自己觉得疲惫不堪，内心的矛盾拖垮了他。米丽亚姆此刻十分同情他，保罗起身想走，但时间还早，不到九点。

“你要回家吗？”雷渥斯太太焦急地问。

“嘿，”他说，“我跟他们说我会早点回来的。”他非常不自在。

“可现在还早呢。”雷渥斯太太说。

米丽亚姆在摇椅里，默不作声，他犹豫着，期望着她能站起来和往常一样陪他一起去马厩取自行车，可她兀自坐在那里毫无表示。他有些不知所措了。

“好吧，那么各位晚安。”他结结巴巴地说。

她和别人一起跟他道了声晚安。不过当他经过窗户时朝里张望了一下。米丽亚姆看见他脸色苍白，象惯常那样紧锁着眉，黑黑的眼睛里充满痛苦。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在他走过大门时向他挥手告别。在松树下
266 他慢慢骑着车，感到自己又窝囊又可怜。他的自行车横冲直撞地冲下了山。他想要是把脖子摔断了，那倒是一种解脱呢。

两天后，他给了她一本书和一张纸条，催促她看书和用功。



这段时间，他和艾德加已成了挚友。他狂热地爱着这家人。爱着这个农场。对他来说，这是世上最可亲的地方了，他自己的家没有这么可爱。只是他的母亲让他留恋。然而，和母亲在一起，他只是高兴罢了。而他却深爱着威利农场。他爱那个小小的简陋的厨房。在那儿，男人们的靴声阵阵，那只狗也警惕地睡着生怕被踩着。晚上，那里向灯在桌子上，一切都是那么寂静。他爱米丽亚姆那间长长的，矮矮的起居室，爱屋里那种浪漫的气氛，还有那鲜花和书，以及那高高的花梨木钢琴。他爱那些花园和散布在光秃秃的田野里的红屋顶房子。这些房子向后面的树林延伸过去，仿佛在寻求庇护。山谷这边向下一直延伸到另一边的荒山坡。那是一片旷野，只有在这里，他才会觉得心旷神怡精神百倍，他爱雷渥斯太太。她文雅脱俗，有些玩世不恭，他爱雷渥斯的先生，他充满热情，充满活力，可亲可爱；他爱艾德加，每当保罗到来时，他都会兴奋不已。他还爱那些孩子们，还有比尔——甚至还爱老母猪塞西和叫替浦的那只印度斗鸡。除了米丽亚姆外，他对这一切都很留言。

因此，他还是经常去，只不过他通常都是和艾德加呆在一起，只有到了晚上全家人包括父亲，会在一起玩字谜，等游戏。尔后，米丽亚姆又把大家都聚拢来，朗诵《麦克佩斯》之类的书，大家分别扮演一个角色，玩得很痛快。米丽亚姆很高兴，雷渥斯太太也很高兴，连雷渥斯先生也玩得很投入。接着，一家人就围着火炉，根据首调唱法学着唱歌。这样一来，保罗与米丽亚姆就很少单独在一起。她等待着。每当她和他还有艾德加从教堂或从贝斯伍德文学联谊会后一起往回家时，她终于明白了他的意图。深情的、常带有异端邪说的话都是说给她听的。然而，她还是嫉妒艾德加，嫉妒他陪保罗骑自行车，嫉妒他每星期五晚上与保罗呆在一起，嫉妒他们白天又一起去田里劳动。因为她的星期五晚上和法语课都已成为了过去。她差点总是独自一人散步，在树林里遛达看书、学习、冥想、等